

我的入党故事

征文选登 5

起点

段新民

1988年12月28日古交撤区设市挂牌仪式那天,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起点。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至今仍历历在目,难以忘怀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太原市古交工矿区工作。起初在卫生局上班,因爱好文学,常在报刊发表一些文章,被当时工矿区的区委办和区政府办“相中”。“两办”都想调我去,并分别派人征求我的意见。我当然都同意,答应服从组织安排。没过几天,区委办通知我,让我尽快去报到上班。

调入区委办后,我年龄还小,也没对象,家又不本地,便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作中。白天跟着领导开会、下乡、下厂调研,晚上加班写材料,有时写到天亮也不觉得累。当时,我的顶头上司叫曹舍年,是区委常委、区委办的主任。个子高挑,脸庞白净,性格直爽,作风干练。他起先在部队搞通讯报道,转业后曾在南郊区区委办和市政府办工作,一直从事文秘和政策研究。记得刚去报到的当天,他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,办公室的茶几上放着一沓稿纸和一支笔。他示意我坐在沙发上,拿纸和笔做记录。曹主任坐在办公桌后,手里夹着香烟,眼睛微闭,一边吐着烟,一边连珠炮似的说出一段又一段文字来。我急速地记着,他流利地念着。刚写好一句话,另一句话已脱口而出。我每写一页,他都要拿过去再仔细修改。全部写完后,他在第一页稿纸的顶部右侧,又写了一段批示,便让我交到打字室打印了。在去打字室送稿子的路上,我心里暗自思忖,到底不是一般的单位,竟然有如此脱口成章的高手,看来可学的东西太多了。

在区委办工作,特别是每天参与公文写作和各种会议,使自己的能力和有了一个系统的提高。在此期间,曹主任嘱咐我说,在机关工作,一定要做到“三会”,即:会说、会写、会办事。具体讲,就是会讲话,会写公文,会处理事情。作为区委办的工作人员,每天置身于其中,就像在党校培训一样,而且更有针对性。在这里,既能学到党的政策、行政管理知识,又能学到领导们如何做决策、如何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,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刚调入区委办后,我便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身边全是党员,在他们的身上,能看到许多闪光点,更能感受到他们处处以身作则的担当和使命感,这让我加入党组织的念头愈加强烈。从领导到同事,都在关心我、帮助我,我也积极要求进步,处处严格要求自己,组织上便把我列为入党积极分子。1988年,太原市古交工矿区经国务院批准,撤区设市,挂牌仪式定在12月28日。随着区改市,我们单位也由区委办改成了市委办。大家都在加班加点,精心筹备成立大会。28日上午,省市领导及古交市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,在市政府附楼会议厅举行了成立大会,并在锣鼓声和礼炮声中挂上了市的牌子。下午,庆贺的客人陆续离开后,我们市委办召开了党员大会,正式宣布我为中共预备党员。我在曹主任的带领下,举起右手,面对党旗,进行了庄严的宣誓。

入党后,我又在市委办工作了几年。不管后来调到何地,担任何种职务,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古交工作的那段时间,忘不了建市纪念日也恰好是我的入党日。我的一切成绩的取得,都得益于那段时间的锻炼和积累。可以说,在古交市委办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起点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家住在太原市郊区,宿舍区院内长着许多大槐树。每到春天槐花盛开的时节,总有人用长长的竹竿绑上铁丝弯成的钩子摘槐花。

我记得母亲曾用槐花和着玉米面给我们做过一种叫“拨烂子”的饭食,十分好吃。我那时六七岁,许多事已经记不清了,但母亲做的“拨烂子”——那带着槐花甜香味道的美食,至今不能忘怀。

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,我们家搬到了太原三中宿舍,那儿离迎泽公园很近,院里的孩子们常常结伴去公园玩耍。迎泽公园很大,当时后湖岸边有一大片槐树林,每当暮春时节,那些槐树就会绽放出一串串、一簇簇白色的花朵,与春天新萌发的绿叶相映衬,空气中都弥漫着那槐花的清香。

那是一个雨后天晴的下午,我和大院的几个孩子一起来到了公园的槐树林,看到槐树下有蚯蚓松

儿时

槐花

晓阳



动的泥土,便蹲下去挖蚯蚓。这时,一个外号叫猴子的孩子悄悄走来,突然用力蹬踹槐树干,然后迅速跑开,那槐树枝叶上挂满的水滴急速地落下,像下了一场骤雨,砸在了我们的身上,看着我们的狼狈相,猴子哈哈坏笑起来。我们抓住他,罚他上树摘取槐花,将功折罪。我们知道猴子爬上树是小菜一碟,在孩子们的眼里,他是个有本事的鬼精灵。

猴子走到一棵槐花茂密的树下,抬头看了看,往手上啐了口唾

沫,两手抱住树干,两腿夹着树身,手往上够,脚往下蹬,噌噌几下就爬了上去。在树上,他像猿猴一样灵巧地挪动着,小心翼翼地避开槐树上的尖刺,挑选花蕾饱满或含苞初放的槐花枝,折下抛给我们,自己则时不时地捋一串槐花塞进嘴里嚼着,那样子潇洒极了,让我们在树下翘首仰望的孩子们大吞口水。

采摘的差不多了,猴子骑在一个树杈上,将一枚槐叶放在嘴唇间吹响,那吱吱呜呜单调稚嫩的声音,仿佛童声一样在树丛中颤抖着,奶声奶气却充满了快乐!

几十年过去了,我时常想起儿时的快乐往事。有人说,快乐和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受,要能够发现和制造。我想,在那物质匮乏、欲望甚低的年代,平淡无奇的槐花,就能带给我们快乐,这恐怕就是儿时拥有的那份童真和心灵纯净的缘故吧。

图片选自百度网,投稿邮箱:symtywb@126.com



我家高中陪读记

焦淑梅

每晚9点左右,做完家务后我会看一会儿书,思绪在文字间游走时,也会支楞起耳朵,细听公寓楼道里的脚步声,我能准确分辨出哪个声音是我孩子的。我在等“笃笃”两声固定的敲门声后,他清灵灵的声音喊:妈妈,开门。

他的高中岁月,我的陪读时光。

如果超过10点他还不会回来,我会焦躁不安。站在窗前,眼睛死死盯向楼下,盯着福安路的道路交叉口。一看到孩子熟悉的身影闯入视线,看到他脖子上挂的跑校生特有的校牌大幅晃动着,悬着的心才放下。

如同一只刚出笼的小鹿,他踩着晚自习的下课铃声,披着深幽夜空里眨眼睛的点点星光,循着熟悉的街道,大步流星回家。暖暖的灯下,我在等他。这一屋橘色的灯火

可是他心灵的归宿?看着他从小长大,陪着他从小到大,他对亲情和家庭到底有怎样的认知,我不敢定义。只是,在静读、聆听、等待和寻找的分分秒秒里,我常会为这寻常时刻感动着,期盼时间定格,我与他,能永葆这一帧母子相守的图景。

浓重的夜色里,万家灯火明灭闪烁,我在眺望时总是不由回想自己的读书时光。小学时,每晚放学我着急往家跑是因为饿,我惦记娘黑夜给我们吃啥饭。初中时在乡里念书,晚自习散学后蹬个破自行车,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骑着着急忙慌,是因为路北有片坟地,很害怕。我娘总是在巷口眼巴巴等我,不分寒暑。及至现在,自己也身体力行履行母亲的职责,才明白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的道理。

那天全省百校联考。孩子一回家,就喜滋滋地对我说,妈,这次数学考题真难,许多题型没见过。“你做得怎样?”“妈妈,你看我草稿纸,每一道题的解答步骤我都完完整整记着。”“草稿纸还这么认真?”“是呀!这样,对答案时,我就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”

端详着他青春焕发的小脸,我想,不论考试分数多少,他非常享受做题的过程,这已经难能可贵。

他的目标是考个好点的大学。

他喜欢读书,打小就有对知识的极度崇拜与热切渴求。这个追梦的孩子,和我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:妈妈,给我买本化学小册,我最近的化学考试选择题丢分多;给

我买本英语单词书,我需要巩固单词;妈妈,我想看最新出刊的《看天下》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《科学世界》。

不管学习多忙,每晚睡前,他总会翻看自己喜欢的杂志。此刻,母子俩的世界静谧得只听见书页翻动的声音。我在一旁看《厚集落叶听雨声》《迟子建散文选》或者其他什么书。间或,看一眼沉醉书页的儿子,灯光下他稚气未脱的脸圆润饱满,他痴迷书本的样子,很迷人。看到兴奋处他会举着书走到我跟前,眉飞色舞地给我讲天体运行规律,讲载人飞船上看地球并非呈现球状而是一段弧。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,我突然想到这句诗,也许这句并非此处用意,却万般契合我此刻的欢喜。

其实,他讲的内容,我不全感兴趣,但我做出十分欣赏的样子认真听。我的眼神肯定感染了他,他讲起来真是没完没了。“天地最健全者的心眼,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,世间事情的真相,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、最完全地见到”。每个夜晚,与孩子用书籍装饰着无声流过的时光,我有富甲一方的满足。

正如一年有四季,陪读岁月也有喜怒哀乐。也曾抱怨这三年里我每天跑出租屋的辛苦,抱怨每天早起晚睡的劳累,抱怨他情绪不好时给我阴郁的脸。也曾担忧他的安全,担忧他学习辛苦身体吃不消。

这三年,他尽力拼搏,我用心陪伴,不由想起当年我放学归晚时娘亲的焦急模样,时光荏苒,我们就这样被亲情温暖,一代一代……

纪实

2月28日。下午2:30出发,去晋中市传染病医院,受(省)卫健委委托,对晋中市核酸不转阴患者进行会诊。(参加人)王晞星、刘光珍、赵惠峰、郝淑兰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2月29日。下午2:30。中午接(省)卫健委中医局郭君伟电话,下午(省)卫健委医政处组织对全省核酸不转阴患者进行远程会诊,共21例患者。点名要王晞星教授参加。约了光珍(副院长),下午2:00出发,去(省)卫健委2层(会议室)参会。还有西医同仁15位,共8人参加。

分别给4位患者开了中药,其余服用省药监局已经批准的制剂颗粒,我们医院统一配送,将需要的信息发送给郭君

伟。又是忙碌的一天,上午门诊,下午会诊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3月6日。晋中市传染病医院赵继洪院长打电话,约王院长、刘院长会诊患者。下午3:00,在手机远程下跟燕大夫约好,会诊患者3人,目的是促进核酸转阴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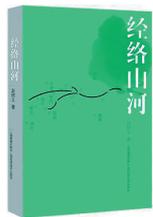
3月7日。省委领导听取王晞星院长的汇报。远程通过医院援鄂医师段淑琴,给湖北患者开中药。后随访,该患者别某,已由危重转轻(附病历和处方)。

……  
无独有偶。全国中医人在武汉的壮举,同样值得大书特书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率领的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2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的武汉金银潭医院,截至3月30日,他们共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158人,140人治愈出院,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治愈率89%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带领的中医团队,整体接管江夏方舱医院,收治了567例新冠肺炎患者,无一例患者转为重症,无一例患者出舱后复阳。

连载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72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有学者统计,从1957年至1977年二十年间,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1.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;改革开放以后,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间,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0.17平方米增长到23.5平方米。贫穷和禁锢,制约了农民的建房能力,前三十年,农村居住条件竟然不如解放

初。蝶孩家买旧房,实在也是无奈。改革开放以后,生活富裕,政策松动,农民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,这才有了住房大战的休战和解。回首看乡村的富裕祥和,走过了几十年的坎坷。

乡村铁匠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们村里还有铁匠。

铁匠师徒二人。师傅年纪大一些,徒弟也就三十来岁。烧炉子打铁时,我们这些小孩子家家就围着看热闹。铁砧子垫在炉台上,铁片铁条烧红了,师傅左手拿一把火钳子夹出来,枕在砧子上,右手握一把小铁锤,叮叮当当敲打铁砧。徒弟就按照师傅的指点,抡起大锤砸,砸那些不平整的地方。师傅领锤,徒弟卖力气,铁匠,就这样。

铁匠铺子,在上世纪50年代,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。那时全国实行“一化三改造”,在城里,铁匠木匠编织刺绣一类的都编成手工业合作社。在乡下,农业社有个铁木业社,高头村叫团业组。

铁匠师傅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铁匠,姓雷,村里都叫他雷师。徒弟是我们村里中巷的,在村里叫老雷。

雷师是个外路人,早些年他挑着风箱炉子走街串巷,是个游方匠人,解放后落户到高头村。老义也是外村搬迁过来的。他父亲当过土保,家有四十亩地。土改以后,老义家里评成地主成分,从此没人和这号人家结亲。老义孤身一人,在铁匠铺里吃住,光棍,就这样。

随笔